

呵。媽最後向我說由於大伯出面，祖產最近能分到些……，所以我專心讀書就好。我對這事始終抱著懷疑，會那麼巧嗎？雖然我們不忍心讓媽再勞累下去，媽看起來實在已够老了。但我和哥哥的決定還是成泡影，只能暗暗的飲泣媽的苦心了。媽要回去時，從包袱裏拿出用塑膠袋包著的幾塊肉和橘子給我。當她轉回去，朱自清的那篇背影又清晰的浮上我的腦海。

媽媽寄來一封信，是妹妹代寫的。媽媽受教育不多，再加上與生活奮鬥早把從書本學到的字變得模糊而遙遠了。但我知道媽是很珍惜她那段讀書的日子，她在信上說：「從來沒有寫過信，本來想自己寫一封信給你，却把孩子時代的書本都忘光了，只好叫你妹妹代我寫了。前天夜裏我夢到你在夜巷中被壞人誤打，我從夢裏醒來心跳的難受，真想知道你是否被打了，所以我才寫這信問你……」唉，做夢也這麼緊張，我微略地埋怨。可是媽的母愛光輝卻是如此的照耀著我的心，事實上前幾晚因大考而到學校看書，在半路上就被三個醉漢叫住，差點就被冤枉的打了。媽媽會夢到這事呢？前次來的一封信說：「你的身體最弱，像你大哥身體好就不須要我操心，只有你從小就常常生病，我真擔心你的身體健康，錢不夠寫信回來要……」媽實在放太多心血在哥哥和我的身上了。受的愈多，就愈感到惶恐，尤其是媽最近身體直趨惡化。妹妹來信常提起媽的健康愈來愈壞，這事常弄得我心神不寧，好幾個夜裏總被惡夢驚醒。

媽媽又來信了，要我和哥哥清明掃墓時一同回家。我和哥哥很久也未碰面了，趁著春假的幾天停課回家被發舊。雖然心裡已有準備，媽的虛弱仍然使我大吃一驚，我和哥哥堅持要媽躺在床上休息，由我們兄妹三人去就好，但她那份從前的執著卻使我們不得不軟化。在掃墓的郊外山徑，媽表情是那樣的改變，一會高興、一會又像陷入回憶的哀傷。媽不讓我們扶著，一個人走在前面左盼右顧於這熟悉的地方。像是舊地重遊，又像是走入安息的處所。當然爸爸去世的太早了。留給媽的是一連串不停的工作和折磨，現在媽總算把擔子挑起來了，因此那既落寞又孤獨的神情把整個空氣凝得沉悶、使人難以透息。掃墓回來媽的身體更惡化，已無法支持了。第二天的黃昏，我們兄妹三人靜靜的站在媽的身旁，屏息的注視著媽生命的消逝。媽枯瘦的軀體似乎在萎縮，無神的眼光呆滯而茫然，一下子像進入千丈的霧中；平時難見到的安祥、平靜就這樣表露出來。剎那我知道媽的生命已經飄逝，雖然盡力的想克制情緒的崩潰，任然地淚從眼眶不停的流下，彷彿要瀝盡心中的不平，而酸意執仍著的讓身體站的直直地。

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又到了，妹妹寄來一封信要我和哥哥聚在一起，一同去看望媽媽的墓。這種大事我是不會錯過的，尤其當我想起童年的生涯，媽的神態就浮現出來，而從前覺得喋喋不休的勸勉都成了今日

決定明天就上臺北去。運氣好的話還可以爭幾塊錢。二十出頭的人了，儘管家裡還不需要我去賺錢，然而在假期裏做點事總比在家裡當「白吃」更有意義。

翌日，買張七折票，「呼呼」北上。也許是必勝心的矜持，離家時竟無一絲依依之感。上了車，我不斷地盤算、假設。洶湧的思潮沖擊得我毫無倦意。因此被那自稱退伍「將軍」的「鄰居」視為最佳聽眾人選。侃談其輝煌的回憶。偶爾誇他一口會使他的眼睛眉毛都說說話來。誰看了準要裂嘴而笑的。談笑之間已到了臺北，我先行下車，他則繼續往基隆去了。只道一聲再見！呵！那一天呢？在這茫茫的人海。

下了車，看時間還早著，便尋著報上的刊登，找到了一家報社，大樓約莫八層。然而面對第一次的求職，我竟踟躕了。好在「老將軍」的話：「只要有志氣、有膽識，你將可以駕駛命運的。」把我推上六樓辦公室。但因「熟悉臺北市區」這個條件，我又跌了下來。第一次的失敗我毫不灰心，因為推銷，這種托鉢式的工作我本沒興趣，孰料這個條件竟令我連續三天莫展一籌。原來所謂的「寒假工作」只是「推銷工作」的同義辭罷了。

在一位表阿姨家已住了三天，添了人不少麻煩，加以盤纏被公車和腸胃無情的剝蝕已所剩無幾。剛來時的那股蠻勁兒，也因幾次的失望削減了泰半。

第四天早上，照例拿著報紙搭上公車，依著住址竟然是一家沒有招牌的介紹所，坐在辦公桌的那中年人一臉尖酸相，尤其都佈滿血絲的眼睛……

「先生，坐吧！你……是不是學生，想趁這寒假籌學費？」他一面吐著烟向我招呼。

「是，是！」我有些驚訝地說。

「她們也是大學生，政大的，已繳了報名費。待會兒就要到那家藥廠接洽會計工作了」他指著旁邊那兩位女生。

「你要的話可以找藥廠的包裝部，月薪千八，事成後我抽兩佰」。

我心想藥廠正合我意，便繳了三十塊錢報名費。揆上他們自備的車子到一家沒聽說過的「文生」製藥廠。見了老板，當他聽說我們只要工作兩個月時，便寒了心。吸了一口濃烟說：「我們只僱長期的。」

三個人蹣跚地步出大門，心想是否上了當。那「尖酸猴」湊了過來。

「怎麼樣？」他簡直笑嘻嘻的。

求職記

子 僑 乙 一 醫

放了寒假，面對這漫長的兩個月，不能再和以往一樣不留痕跡地讓它溜去。所以我忙了一個早上，刻劃出一個多采的寒假生活。對著這份幾乎沒有一秒鐘是空白的計劃表，自付將要攫住這段美好的時光時，一陣得意的微笑撫過心弦，彈奏著輕快的樂章。

但，被別了上成功嶺的老同學後，生活却陷入了落寞單調的沼澤，一天一天地愈陷愈深。每拿起一本書，看上三頁就油膩膩的又滑回書架。那片美好的計劃，早已沉入迷惘的海底，一絲毫也尋不着了。每當清冷的夜裡，我會若有所失地凝視著。的確！我又失去一天了。過著這種無計劃的生活就像「1+1=1」一樣，簡單，刻板。

一天早晨剛剛睡醒，望著窗外那一片片浮游的白雲，好似水上漂流的泡沫，更像我現在的生活。也許是「放心」的呼喚，竟然想要找個工作，來填補一下心靈上的空虛。鑽出被窩，攤開報紙的第十版。才發現登報求才的十九都在臺北，便毅然

「你這算介紹，想必是騙報名費的，人家只僱長期的。」我有些生氣了。

「什麼詐騙，你們真笨！不會騙他一回嗎？到時候做它兩個月才開溜他也沒辦法呀。」

「出錢讓你介紹還要我們去騙人，豈有此理」……

「你要這樣，準找不到工作的。他似乎也動了氣。」

就在一來一往間，我發現那兩位女生已走了。想我也是大學生何需跟這種人大飛口沫，有失體統。嗤他鼻後便憤憤昂趨出。踏著悒悒的脚步，真想立刻遠離這複雜的，現實的，黑暗的社會。想到那被拐的三十塊，一種失落的感觉酸酸地在心底發酵。就像小孩把剛割好的糖掉入陰溝一樣的懊惱。又想到這四天來的求職生活，就像哲學家所謂的「人生」——迴盪在期待和追悔之間的鐘擺。

午飯後，躺在床上，想想在姨媽家住了四天，她待人很好更使我覺得是在麻煩人家。況且這種找工作的方式已令我失望了。於是想起了家，一陣家庭的溫暖在心裡盪起了歸家的白浪。我辭謝了這位慈祥的阿姨，搭上一點三十分的快速車，頭也不回地回家了。一路上一種更充實的滿足感和車箱節奏的搖盪，我輕輕地睡著。沒有追悔只有欣慰。只因爲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又拾取了一片經驗，值得回憶的。